

经得起检查吗

张欣

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想做圣贤的,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,后来被现实生活折磨得死去活来,发现想做到“慎独”二字非常困难。就是当我们在自以为安全的情况下,有时候会做出匪夷所思的事。

胆大妄为就不说了,小至虐待动物,凶恶地对待小商贩,插队,在高铁上占别人的座位,等等,其实这一切都有可能被还原出来。也就是说互联网时代虽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,但同时我们也时刻被“天网行动”所裹挟而透明,那就不是头上三尺有神明的问题,而是你几乎全天候地处于被监督的状态之中。所以我常常想,我做的事经得起检查吗,哪怕是闯红灯或者黑口黑面跟菜贩讨价还价,大声喝斥家长不在身边的淘气孩子,在山姆超市不顾一切地抢夺试吃食品等等,万一被拍到这叫什么事啊。更不要说那些违纪违法的事,千万不要自作聪明以为自己做得高妙,任何事只要做了一定会留下痕迹,即使没有“爆雷”也搅得人心神不宁,更不会有给你保守秘密,你只要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在别人心目中是得不到半点尊重的。

所以才说做人要天人合一,凡事彷徨的时候你就想这事摊到桌面上经得起检查吗?好吃懒做往大了说,这都不是事儿,只要取之有道,但是欺负弱小,蛮横无理,为了一己私利而吃相难看,都请警醒,不要去做那些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

又是桂花秋

玉玲珑

一场秋雨过后,空气中开始有了桂花的香气。从高铁站走着回来,刚下过一场雨,地上还湿漉漉的,落满了树叶与栾树的花,在清冷的空气中,忽然就闻到了一股久违的香气,是桂花开了。大概开得还不多,只有几株早开的,但是很幽静,像是缓缓流淌的音符,沁入心脾,瞬间有一种甜蜜的治愈。若是全开了,整座城都浸在桂花香里,人被幸福温柔地包围,每一次呼吸都是与秋天、与自然的一次深度融合,五脏六腑都被洗涤得清爽洁净,那真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。

桂花总是开在秋分前后,白露过后,天气一日凉似一日,桂花就在秋凉如水的天气里悄悄开放,暗送幽香,这一段时间差不多是中秋期间,此时节月白风清,桂花皎洁,真是花好月圆的良辰美景。每到桂花开的时节,我总喜欢坐在一棵桂花树下,什么都不做,只为闻香。它的香气清可绝尘,浓能溢远,就香气而言堪称花中第一流。人闲桂花落,桂花轻柔,落地无声,只有心静的人才能听到桂花落地的声音。多希望来一场桂花雨,衣服头上都落满桂花,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,说的一定是桂花。喜欢看人家打桂花,桂花飘落,打下来的桂花用来泡茶、做糕点或是做成桂花酱,将它的香气长久地留存下来。桂花的香气在舌尖味蕾绽放,含英咀华,锦心绣口,仿佛将整个秋天都吃进了肚里。

一念秋风起,一树桂花开,桂花,还是一种乡愁,所有写桂花的诗句中,最喜欢刘过的那首《唐多令·芦叶满汀洲》,“欲买桂花同载酒,终不似、少年游。”桂花,还是那个桂花人,却不复了当年的模样。真是落花流水,物是人非事事休!

我父亲靠窗的书架挂了一根旧手杖,弯弯的扶手,木头的,刻着竹节一样的花纹。我小时候,父亲有一次带我逛街,摔进一个坑,腿摔坏了,曾用过这根手杖走道。那时候我还小,没什么印象,就记得这些。我小时候喜欢拿这手杖当一杆枪玩耍,也再没见父亲用它。

父亲晚年让我给手杖底下钉上胶皮,他想扶着走走路。不过我父亲是肺出问题,不是腿出问题,因此手杖用不上。等坐上轮椅,我就推着他到处走。现在父亲走了,我就想着将来成立“任溶溶纪念馆”,他用过的手杖要放进去。跟姐姐哥哥说起这事,哥哥说,这根手杖原先是祖父用的。噢,看来手杖应该有更多的故事,可惜我只知道故事的结尾。

是啊,我出生得晚,之前的事知道得少。知道得少,文字就少,用在纪念馆手杖边上做说明文字,正好!

上海的包容:原来这座城不仅容得下梦想,也容得下一个异乡女孩的年夜饭。上海常有小雨,北方人初来乍到,皮肤总被湿气唤醒,泛起细碎的湿疹。可姐姐从未在电话里提过一句苦,她说得最多的是“都好”——工友们把她当妹妹,本地姑娘教她上海话,连下雨天也带着甜味。于是,我对这座城的喜欢,又悄悄多了一层。

此刻,把这些私房话抖落出来,晒一晒。晒一个小丫头怎样隔着两千里的尘土,看见姐姐的背影里有霓虹;晒一条丝巾、一张明信片、一场小雨,怎样把两千里山河缝进一寸柔软。字写完了,心里空落落,又满当当——原来我早就在上海了,上海也早把我收进她的褶子里。

父亲与祖国同庚,普通人在时代长河中的倒影,请看明日专栏。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:沈琦华



遥寄明月(设色纸本) 李知称

《世说新语》中说的“未免有情”,多的是感物伤怀,常以阴晴圆缺,喻人情事态,即使中秋之夜,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他们的伤感。借酒当歌,在回首前尘中,想象飞逝的生命过程,看着圆月想到了月牙儿,喜欢描绘种种生灭流转的人生风景,中秋总是被他们的抒情得悲凉。

岁月流转间,曾让孩童们追着银辉、拢手捉月华的旧俗,已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,只在记忆中,还沾着几分眷恋。且在这中秋夜,对着满轮清辉躬身三拜吧。一拜天地馈赠的圆满,这轮月从旧岁照到今夕,让每一次期盼都有了归处;二拜,纵遇风迷雾锁,也能揣得坚定,借这缕天地清辉辨明方向;三拜,柴米油盐的寻常朝暮里,家国平安,如这中秋月般,从容安稳。

细细捉,指尖触到月光的微凉,便笑得眉眼弯弯——像是要把这人世间最软的清辉,都收进掌心,妥帖藏入成长的岁月。

前一段时间去云南,发现少数民族也过中秋节。彝族也有“阿细跳月”习俗。“活着不跳月,白在世上的。”彝族是一个活泼的民族,大三弦一响,脚底板就痒了。都说彝族人会说话就会唱歌,能走路就会跳舞,每逢节庆,彝族人更是喜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,中秋月圆之夜,当然也少不了“阿细跳月”。

中秋本算不上兄弟民族的传统节日,但由于与汉族的长期共同生活,不少民族都会在中秋夜赏月。中秋拜月和赏月的风俗在唐代十分流行,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。到宋代,中秋赏月之风更盛,每逢这一日,“贵族结庐台榭,民间争占酒楼玩月”。明清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,中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“拜月坛”“拜月亭”“望月楼”等古迹。

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,他们或登楼揽月或泛舟邀月,饮酒赋诗,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句。如杜甫《八月十五夜月》用象征团圆的十五明月反衬自己漂泊异乡的羁旅愁思;宋人苏轼,中秋夜欲饮达旦,大醉而作《水调歌头》,借月之圆缺喻人之离合。文化人过中秋总是像

模子多为木质,且多为杜梨木所制。杜梨木又叫“杜木”,木质细腻无华,横纹纹理差别不大,适于雕刻,除用于制作月饼模子外,更广泛用于雕刻家具和印章。

“福”“德”是出现在月饼模子上较多的文字,缠枝花、桃子、蝙蝠等则是图案的主角。祭月是晚饭后开始,院子当央,方桌子上摆着月饼、水果。那月儿在云彩下藏着,慢慢就露出脸儿了,噢,亮汪汪的大地上,秋虫子起了。

娃娃们开始在月光下踩影子,尽量靠墙走,影子都在墙壁上挂着。彼此躲避着各自的影子,因怕对方踩住了地上的自己,大家都来来回回绕着腿脚跑,东倒西歪的影子忽而矮下来,忽而伸长。蹦蹦跳跳,东倒西歪的果核,奔跑、玩耍、躲避、尖叫。脸颊、双臂、紧绷的小腿肚子,被日头狠狠亲吻了一个夏天的皮肤和黑黑的影子一样,笑声散满,月光中荡漾起层层波光。

大人们说:“八月十五夜踩着影子,人就不长个儿了。”不长个儿就长大人。踩月光之后是捉月华。何为“月华”,明代笔记《五杂俎》记录:“人言八月望有月华,或言夜半,或言微雨,或言不必八月,凡秋夜之望俱有之。”古老相传,月华在天地间另生枝节,藏着不尽的实现。把它埋进米缸,缸中米粒任三餐取用,始终满溢如初;叠进炕席下,花色被褥会层层擦起,连冬夜的霜寒都能焐出夏阳的味道;最是藏进心底时,月华会从眼眸里溢出,让笑容沾着喜气,喜上眉梢;月亮迎上来它最隆重的登场,圆满的月华,如同一声古老的召唤,让万千游子的心,都在这一刻集体失眠。

八月的月明儿,原是天地酝酿了整季的果实,在中秋夜隆重地盈满。孩子们的轮廓与侧影在月色里起伏跳跃无所顾忌,仰着小脸,双手拢成浅浅的窝,在满地银辉里轻轻捧、白金盒子里那句“爸妈别省”;是她从铅笔厂带回的一把卡通中性笔,让我在教室里高高举起,“这是我姐姐从上海寄来的!”那一刻,我觉得姐姐就是上海人,而我也沾上了那束光。

爸爸攥着一张崭新的存折,领着我第一次踏进银行。柜员递过来一万元——姐姐一年汗水的重量。一万元,在当时的西海固,可以推倒三间土坯房,立起五间红砖瓦房;可以让一整个冬天不再靠土豆填肚子;可以让“上学”两个字,从奢望变成课桌上的铅笔盒。

除夕,姐姐没回来。她说车票太贵,留下加班能多挣几百。电话那端,她笑着报平安:“房东阿姨给我送了八宝饭、红烧肉,热闹得很。”可电话这端,爸哭了,妈哭了,我握着听筒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触摸到

亮汪汪的大地上,秋虫起了

葛水平

年怕中秋月怕半,中秋节一过,一年就快走到头了。中秋节前有一个节气叫“秋分”。就是把秋天分为了两半儿,假如按照“秋分收花生,晚了落果叶落空”,是刨花生时候;除了秋收,还有秋种,“白露早,寒露迟,秋分正当正应时”,秋分还是抢种冬小麦的时节。当然,秋分之后,太阳光直射位置南移,山里的日子开始昼短夜长,昼夜温差加大,气温也古怪地逐日下降。

二十四节气是老百姓种地打粮食的晴雨表。古时没有气象预报,没有农耕作业指导,都是靠着二十四节气来完成耕作。秋天,也是鸟儿和人抢夺、收获粮食的季节。中秋一词,最早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。《礼记》上记载:“天子春朝日,秋夕月”,夕月就是祭月亮,说明早在春秋时代,帝王就已开始祭

一网下去,一网上来。小网的底下,冉冉升上了几个黑点。一颗,又一颗,很小,太小,沿着网壁攀缘而上。原以为,又是一些水中的蜘蛛。但一细看,这一回不是,却是极小的河蟹。而且,正是那些大闸蟹的幼小子蟹。真是奇了。这一辈子,还真没有看到如此迷你的“小闸蟹”,这些所谓有着“青背、白肚、黄毛、金爪”之称的中华绒螯蟹的幼

回家,放入一个白瓷大碗,再看它们一个个,只是立在碗中倾斜的边沿,上行下滑,八爪翻飞,闪烁迷离。举手投足,仅一招八足弓立、飘然平滑的“蟹步舞”炫技,活像那位年仅14岁即赢得俄罗斯花滑女皇“莎莎”名号的特鲁索娃。

撒几颗白饭,来一个集结。再看它们,一个个来自四方,一拥而上,你争我夺,大蟹小钳,一蟹一颗,各抱一粒,一白一黑,潜回各处。大碗中,加几点绿萍、几颗螺蛳。原以为,大碗的高度,高过两倍,应该没有问题。不想,第二天一早,发现少了一个。而且,正是其中最大的一颗“芸豆”。其实,早知道我们这个星球上这些甲壳类生命的神奇。比如,同在节肢动物门下,其中昆虫,如蝗虫和蟋蟀,能够弹跳大于自身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高度。那么,夜半之间冥冥之中,谁能保证,它们平时看似不跳不弹,关键时刻来上一个神奇的一跃?再换一个更大的瓷碗,高度四倍。

然而,第三天早上,还是少了一个。而且,这一次不是别的,正是它们中最小的“绿豆”。然而,正是因为极小,小小身体,一旦发动,高频共振,八爪惊飞,大碗之下,却是好一番“惊风乱飏芙蓉水”。再一次加高,“高筑墙”十倍以上。有一个笑话,说是“要是信了你的鬼话,蟹也会飞的”。那么,我们就以事实证明,蟹是不会飞的。事实正是如此。

那么,从现在开始,让日子成为日子。白天看它们,于光天化日之下,或闭关冥思,静卧不动,或八足飘飞,起舞生命。晚上听它们,在幽暗一角,或夜半私语,窸窸窣窣,或冷冷有声,不停“翻炒”周边螺蛳。且等一等,待到今年重阳日,花间携来一壶酒。到时,只需往白瓷高碗之中,洒几滴清酒,漂几瓣黄花,让我们人蟹一起,众生平等,万物共醉。

我的家乡在六盘山脚下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里,它被标注为“不适宜人类居住”——土坯房在风刀里裂了又补,山泉水在旱季瘦成一线,四面环山,山外还是山。我们童年的游戏,是站在崖畔数绿皮火车:去包头、去银川,还有一列最慢的——终点写着“上海”。那一个月亮,像神话,像糖,像黄土里长出的月亮。姐姐文化程度不高,年纪又小,面试时连24个英文字母都答不全。偏偏,面试官里有一位宁夏老乡,抬手把她领进了工厂。那一刻,我第一次明白:上海不是冷冰冰的天际线,它也有温度,也有乡音的缝隙。

从此,上海不再只是地图上的红点,而是姐姐寄来的第一张照片——她在黄浦江边,江风吹散了高原留在她脸上的红晕;是她寄来的第一条雪白兔绒围巾,轻得像雪,软得像梦;是她藏在脑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

夜光杯